

沙粒中的华严：实叉难陀的千年渡化

□ 尼雅居士

引子:实叉难陀与于闐王的对话

公元692年秋，于闐王城(今和田市附近)王宫庭院内，金叶飘落，菩提树荫下。伏闍墩(尉迟墩)身着绛紫锦袍，头戴嵌玉金冠，与实叉难陀对坐于青石案前。案上散落贝叶经卷、汉地茶具与和田玉雕香炉，远处传来驼铃与诵经声。

伏闍墩轻抚案上《华严经》残卷，目光灼灼：“尊者自疏勒东行，驻锡敝国十载，译此‘诸经之王’，令汉地女皇亦遣使迎请。然孤有一惑——雪山之南，佛国万千，何独择我于闐为译场？”

实叉难陀合掌微笑，指间沉香缭绕：“大王岂不闻‘丝路咽喉，法雨滂沱’？昔阿育王分舍利建塔，此地已埋法种。今王以玉叩唐庭，以佛镇西陲，更铸金身于瞿摩帝，凿梵窟于牛角山。此非天时、地利、人和齐聚乎？”(轻点经卷)“《华严》云‘一即一切’，于闐一域，足纳十方。”

伏闍墩拈起一枚和田玉子料，映日观纹：“玉出昆冈，必经琢磨方显温润；法传东土，恐因译笔而失真义。尊者以梵汉双璧之才，可惧中夏士人难契般若深妙？”

实叉难陀斟茶人盏，水雾氤氲：“大王且看此茶——龟兹铜壶煮昆仑雪，汉瓷盛之，胡盐点之，然其涤尘之性未改。文字如水，随器赋形，只要心印佛陀，何患唐音梵韵？”(忽闻雁鸣掠空，仰首)“昔鸠摩罗什跨龟兹，玄奘越葱岭，法流如雁阵无疆。今王与武后共护此道，当开‘华严法界’于婆娑矣。”

伏闍墩起身遥指东方沙海：“善哉！明日使者携经卷赴洛阳，孤当以百骑护送至阳关。愿此经如策勒佛寺壁画，融汉家朱砂、天竺金粉、于闐青碧于一壁，永耀大千。”他转身凝视菩提树影：“待尊者洛京功成，可还栖此树荫下？孤欲铸钟铭偈，令驼铃共晨钟响彻丝路。”

实叉难陀合十长揖：“去住随缘，犹如月映千江。然王心即佛心，此树此城，早入华严重重无尽藏中矣。”

一、于闐:牛角山下的求法少年

于闐的烈日炙烤着戈壁，牛角山如佛陀垂下的手掌，托起一片清凉的绿洲。少年实叉难陀赤足踏过砾石，僧袍的褶皱里藏着西域风沙的密语。山腰的千佛窟中，他常凝视壁画上文殊菩萨的剑光，剑锋劈开愚痴，却劈不破经卷残缺的迷雾。彼时的于闐虽为佛国，流传的《华严经》梵本却如断线的念珠，散落于三十六国的驼铃声中。他在牛角山的光月下研磨朱砂，将残经誊写在羊皮卷上，墨色渗入龟兹乐舞的节奏，却总拼凑不出法界圆融的图景。

于闐王的白象拦住山道那日，少年正用雪水煮煎茶。“法师可知，你誊写的经卷比龟兹舞女的腰肢更令本王心焦？”金座上的王者抛来半卷《法华经》，经页边缘残留着血渍，高昌人抢走下半卷时，砍断了十二位抄经僧的手腕。实叉难陀将残经覆在牛角山岩壁上，夕照突然穿透纸背，显出血色经文：“王当知，善手处正是法脉新生时。”

传说牛角山巅有龙王守护的经藏，实叉难陀曾在雪线之上结庐三载，三载寒暑，他数尽七十六次月圆，石壁苔痕随月相涨落而明灭。某夜暴雪封山，他燃尽最后一根灯芯时，洞窟石壁突然浮现金色梵文——那是地藏菩萨示现的《本愿经》残章。此夜之后，他立誓要让支离的佛经重归圆满，就像昆仑融雪终将汇成玉龙喀什河的波涛。

二、洛阳:万象神宫中的译场春秋

武周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孟冬的洛阳城，当紫微垣移宫之际(注:据《开元占经》卷六十八)，大遍空寺的译场亮起九十九盏摩羯鱼灯。实叉难陀抚过武则天亲赐的于闐玉磬(形制参见新疆博物馆藏战国玉磬)，梵音起时，灯焰竟随《十回向品》的偈颂化作青莲绽放。法藏注意到，每当译至“尘刹包含”之句，武则天眉间的金箔花钿就会与梵本中的青金石颜料产生辉映——这让他想起二十年前，少年在牛角山用磁石测定经卷方位的情景。武则天掀开紫檀经匣的瞬间，时值轩辕十四星临察微垣，经匣开启的刹那，北斗勺柄正指向于闐方位，实叉难陀带来的《华严经》梵本泛起青金石般的光泽。大遍空寺的译场里，菩提流志的梵唱与义净的笔锋交织成网，法藏手持金狮子喻示法界缘起，而女皇朱笔批注的笺纸，竟与于闐少年当年在牛角山补写的残页暗合。当《入法界品》的偈颂如莲花绽开，译经台上飘落的雪片都带着七宝琉璃的色泽——那正是长安四年母亲病危时，他在牛角山许愿的应验。武则天的金凤钗划过梵本，在紫檀案上刮出火星：“师说《华严经》里有转轮圣王治世之相法？”实叉难陀望向殿外纷飞的雪，想起牛角山洞窟里那位哭瞎眼的母亲：“陛下，经中七宝阶上的每一步，都是碎骨重塑

华严境界

二、物质与精神的玄妙转译

作者擅将抽象佛理具象化：玉磬声波与宇宙辐射谐频，沙粒风化形成微型经文，茶汤在汉瓷胡盐中保持涤尘本性。这种“物性证道”的书写，使“法界缘起”的哲学命题获得可触可感的物质载体，实现了佛教“色空不二”思想的文学转译。

三、文本互文的深度建构

文中埋设多重文化密码：鸠摩罗什与玄奘的身影构成译经传统谱系；敦煌遗书、粟特工匠署名等考古细节赋予历史真实感；《瀛涯胜览》《开元占经》等典籍的化用，构建起跨文本对话空间。这种互文性写作恰如经卷中的朱批夹注，令文本成为流动的文化记忆场。

佛学大交流

十月十二日去世，享年59岁。实叉难陀去世后，中宗李显降旨“依于闐法葬”。十一月十二日在开远门外古燃灯台举行了火葬，一个月后其骨灰由哥舒道元送回于闐，于闐人“起塔供养”。中原京师人也在其火葬处筑七层塔，以为纪念，号为华严三藏塔。

实叉难陀等于闐翻译家是精通梵文、西域民族语言和汉文的语言学家，他们丰富的语言知识和精深的佛学造诣，反映了于闐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兴

的金身。”女皇突然用于闐语轻叹：“你母亲种的那棵枣树，今年结果特别甜。”

寅时三刻的译场，青灯总在《十住品》译至“金刚幢菩萨说偈”时莫名爆出灯花，法藏捧着《十地品》译文撞开经阁：“陛下要将‘菩萨’改作‘慈氏越古’！”实叉难陀将青金石颜料调入墨中，笔尖悬在“女转轮王”四字上方：“当年于闐王送我出玉门关，也在诏书里掺了三钱朱砂。”

八十卷经文译毕那日，洛阳城南升起千盏孔明灯。实叉难陀却独坐天津桥畔，将译稿浸入洛水。涟漪中的文字化作金鳞游动，他忽然懂得：真正的传法不在纸墨，而在让中原的牡丹听懂于闐的月光。此后他译《地藏本愿经》时，总在深夜听见地狱众生叩击硯台，于是笔锋带上了超度亡魂的檀香。

三、长安:大象背上的归途

武则天遣人问疾时，实叉难陀正对着牛角山的方向叠纸船。“告诉陛下，流沙河底的经卷比明堂的黄金更重。”纸船放入曲江池那刻，八十卷《华严经》的梵文突然浮出水面，在鲤鱼背上组成他少年的模样——那个曾在牛角山偷摘野枣，却被荆棘刺破手指的小沙弥。

临终前七日，于闐使臣带来母亲遗留的木碗，碗底刻着小小的莲花。法师之母临终前，日日面向东方抄写《药师经》。使臣展开泛黄的麻纸，纸上的字迹渐渐向东倾倒，最后完全化作长安城的雨痕。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的开远门外，唐中宗的金舆与实叉难陀的白象相对而立。长安百姓看见，译经僧袍袖中落下的枣花，竟在朱雀大街砖缝里长成菩提幼苗。大荐福寺的译场尚未开坛，他却已在经卷深处望见生命的终点。临终前，他请求弟子将骨灰撒入牛角山的风中：“让每个梵文字母都成为一粒沙，替我去走未尽的丝路。”火化时，舍利塔上的铜铃忽然齐鸣，有人看见经文字符乘青烟西去，在敦煌上空结成曼荼罗。而长安百姓口耳相传：每逢朔望之夜，华严三藏塔的砖缝里仍会渗出梵语，像当年牛角山洞窟滴落的甘露。

后记:法脉流衍

唐中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春，牛角山突然开出七色优昙花。牧羊人看见花蕊中坐着个老妇，正将经卷撕成碎片撒向西域。那些纸片落地变成骆驼刺，刺尖上悬着长安城的晨钟与于闐王破碎的琉璃盏。

实叉难陀寂灭后三百年，敦煌藏经洞的《八十华严》写本被供奉于莫高窟北区禅窟，西夏僧人在经卷空白处以于闐文标注：“此经血脉，自牛角山融雪而来”。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华严九会”图式突然现出于闐式穹顶，画工在法界海中暗藏玉龙喀什河波紋——这正是当年少年译经在牛角山誊经时，羊皮纸被山风掀起的褶皱。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高丽僧义天跨海求法，携回汴京新译《华严经》时惊呼：“青州石刻本每遇‘法界’二字，必添朱砂，此非实叉难陀以血誓护持经义之验乎？”西域商队更传言，于闐故地的沙粒经百年风化，竟自然形成微型梵汉对照经文，商旅谓之“三藏沙”，佩之可通三十九字母(注:《华严经·入法界品》所述善财童子参访之门)。

明永乐年间，郑和宝船载着《八十华严》抵达锡兰山国，佛牙寺突然显现汉梵双色佛光。随行通事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述：“锡兰王指光中影曰：‘此非贵国洛阳译场耶？’视之果见青莲灯焰，犹带于闐玉磬余响。”更奇者，万历年间紫柏真可大师倡刻方册藏，工匠开雕《华严经》当日，苏州承天寺井中涌出八十枚带梵文的和田玉子料。

近代考古发现更添神秘注脚：1908年伯希和在库车发现7世纪梵文习字本，孩童涂鸦间竟夹着洛阳译场供茶仪轨；1974年西安法门寺地宫开启，鎏金双峰团花纹银香囊内壁篆刻《入法界品》片段，其粟特工匠署名旁赫然有于闐文“si-kia-nan-da”(实叉难陀)字样。

二十一世纪遥感探测揭示惊人图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雅丹地貌，从高空俯瞰竟呈八十卷经帙展开状，每道风蚀沟壑对应《华严经》一品内容。NASA卫星在沙尘暴中捕捉到电磁异常，其频谱图经破译，竟与敦煌P.3935号《华严经疏》残卷的朱批完全吻合。

实叉难陀以血肉之躯铸就的梵汉法桥，早已超越时空界限——当牛角山优昙花投影在日内瓦粒子对撞机的探测器上，当策勒出土的译经场玉磬声波被证实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谐频，世人方悟：那位赤足踏过流沙的译经僧，早已将华严法界种入文明基因。他的功绩不在青史某行墨迹，而在每个汉字与梵文共振的刹那，在每粒沙与恒星共鸣的永恒。

四、语言炼金术的极致展现

文字兼具梵汉双璧之美：佛典偈颂的庄重韵律与西域风物的瑰丽想象交融，创造出“青莲灯焰化经文字符”的超验意境。比喻系统更显奇绝——将译经事业喻为“碎骨重塑的金身”，使文化传播的艰辛获得史诗般的悲壮质感。

五、文明对话的当代启示

文章超越历史复现，直指当下：当日内瓦的粒子轨迹与牛角山优昙花影重叠，揭示出古代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深层共鸣。这种跨越文明界限的书写，正是对“一带一路”精神最诗意的诠释，彰显了文化基因在技术时代的永恒生命力。

此文不仅是对一位译经僧的礼赞，更是一部关于文明传播的启示录——在文字般若的辉光中，我们照见人类精神共同体永恒不灭的火种。

小迪

实叉难陀(公元652年至公元710年)，又作施乞叉难陀。译作学喜、喜学。为唐代译经三藏。于闐(新疆和闐)人。善大、小二乘，旁通异学。

武周时，则天后听说于闐有完备的《华严经》梵本，即遣使访求并聘请译人，实叉难陀便以此因缘，带着《华严》梵本来华。

他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到达洛阳，住在内廷大遍空寺，与菩提流志、义净等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重译《华严》，是即新译《华严经》八十卷。

武后很重视，开始还亲自参加。

实叉难陀后来又在洛阳三阳宫、佛授记寺、长安清禅寺等处续译诸经。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他以母亲年迈，请求归省，朝廷特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归于闐。

唐中宗即位，再度邀请他到长安，住大荐福寺。未遑翻译，即患病，于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十月卒，享年五十九。

他于圆寂后一个月荼毗，舍利由他的门人悲智和唐使哥舒道元护归原籍。

后人在长安茶毗难陀处建起七层浮图以为纪念，号称华严三藏塔。

主要工作

实叉难陀来中原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于闐所传的大本《华严》，他在大遍空寺主译《华严》时，由菩提流志和义净同读梵本，参加笔受、证义的有弘英、圆测、神英、法宝、法藏等，缀文的为复礼，至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完毕，共计八十卷。

接着又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洛阳三阳宫重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由沙门复礼、法藏等笔受、缀文，至长安四年厘定。

以上两经，武后都亲制序文弘扬。在此期间，他还译出属于华严部的《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普贤菩萨所说经》各一卷，属于智度部的《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属于大乘律部的《十善业道经》一卷，属于秘密部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等陀罗尼经四种、四卷；另有《右绕佛塔功德经》和《大乘四法经》各一卷。参加笔受的还有沙门波仑、玄轨等，监护译事的是太子中舍人贾膺福。

据《开元录》载，他译的经共计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公认的要典

实叉难陀所译的《华严》和《楞伽》，都是时人公认的要典，以前虽有译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义不备，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须得重译。

其中，先出的晋译《华严》，经本亦来自于闐，但全经只有八会、三十四品，而新译的《华严》则为九会、三十九品，就更觉完备了。

此新译开初会二品为六品，又《十定》一品，重新集会于普光明殿，连以下十品开为第七会，故较旧译增多一会、五品。另外，新译经的文颂也增加了许多处[据澄观《华严疏》说，晋译梵本三万六千颂，唐译梵本增加九千颂，但仍未备，法藏后又将中印沙门提婆诃罗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所译《入法界品》内“文殊伸手摩善财顶”一段文补入]。

新译译出时，法藏未及详注，但其后慧范、澄观、李通玄等都依新经发挥经义，特别是澄观从新经文上理会到理事法门的重要，而大畅其说，乃将《华严》理论更推进了一步。

又新译《楞伽》，梵本来源不详，与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对勘，经首多出《罗婆那王劝请》一品，中间开出《无常》《现证》《如来常无常》《刹那》《变化》《断食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罗尼》《偈颂》二品，计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详尽得多了。

据武后所作序经说，此译“讨三本之要诠，成七卷之了教”，似乎所据梵本还不止一种，或者随处对旧译有过比较研究。

经序又说“三十九门，破那见而宣经旨”，这指经文的章段，似乎也是参考了印度的经疏而大分段落(藏文译本经疏，即作三十九章)。

因此，这一经本是比较完备的。其他如《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为第四出，《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妙智印幢陀罗尼经》同为第二出，《文殊师利授记经》为第三出，都属于重译的一类。

独有的译风

在这些译本上，实叉难陀表现出一种独有的译风。就他的时代说，是在玄奘新译流行已三十年之后，应该受到新译的影响，而他的译文以简约顺适为宗，倾向意译，反和旧译更相接近；甚至许多法相名目，当时已有比较正确的意译或音译的，反不采用，而仍沿袭罗什以来的旧译(如文殊师利、摩诃萨、兜率陀、由旬、塔，以及妄计、缘起、圆成三自性，建立及诽谤等)，因而他所译《华严》，在译风上完全是旧译的继续，《楞伽》亦复相同。这当然和其时参加译场笔受、缀文者的好尚有关。如圆测、法宝、法藏，都对玄奘翻译怀有不满的情绪。这种倾向，形成实叉难陀译籍的特征，并对此后的译经产生影响。

流传疑惑

以《大乘起信论》的重译归之于实叉难陀是很有问题的，初出于隋代而盛行于唐代的《大乘起信论》，旧传为真谛所译，但成书于真谛死后二十五年的隋·法经等所撰的《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译录》无此论”，并列之于疑惑部。而且在法藏所撰实叉难陀的传记里，并无翻译《起信》明文。法藏始终参与实叉难陀译事，但他注解《起信》仍用旧译，并未提到实叉难陀重译的话。这些都可证明法藏犹不知有重译的《起信》，其本必系后出无疑。今从它的内容看，也完全是重点改订旧译而成。

思想影响

所以说实叉难陀重译此论，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唐代华严家立说，受到了旧《起信》一系的思想影响，或即是这一派人将重译《起信》归之于实叉难陀，也未可知)。另外，被广为传诵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亦为唐·实叉难陀译。

据百度百科

公元8世纪初年，于闐高僧实叉难陀二度被中原王朝请来译经。实叉难陀，又译施乞叉难陀，其意为“学喜”。《高僧传》称他：“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可见是于闐出类拔萃的学者。他曾把大量经典归于闐带往中原，并进行翻译介绍。

武则天在位时，极力推崇佛教，因《华严经》不全，得知于闐有梵文原本，遂遣使求访，并寻找翻译大师。实叉难陀随唐朝派往于闐访求梵文原本佛经和译经人的使者来到洛阳，看来他就是于闐国推荐的译经大师。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义净、复礼、法藏等人在大遍空寺开始翻译佛经，武则天非常重视，“亲临法座，焕发序文”。圣历二年(公元699

年)译完于佛授记寺，是为80卷《华严经》。其后又遵旨译出《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亲为作序。接着，又在长安清禅寺和洛阳佛授记寺译出《文殊师利授记经》。先后共译经19部107卷。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实叉难陀以母衰老，上书武则天回乡省亲。武则天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到于闐。唐中宗李显(公元705年至公元710年在位)继位后，又传旨请他来中原译经。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大约只在故乡呆了一两年的实叉难陀，又第二次来到京城，中宗李显亲迎于开远门外，京师僧人倾城而出，“备幢幡导引”，载以青象，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他住在大荐福寺中尚未开始翻译工作，就染疾卧床不起，终于在景云元年(公元710年)